

系列长篇小说

民国时代

刘育新



红菱



作家出版社

系列长篇小说

民国时代

红菱

刘育新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菱/刘育新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1. 7

(系列长篇小说)

ISBN 7-5063-2140-8

I. 红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2420 号

红菱

作者: 刘育新

责任编辑: 罗静雯

责任校对: 雯子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30 千

印张: 11.5

插页: 10

印数: 001-6000

版次: 200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140-8/I·2124

定价: 2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天 机	~ ~ ~ ~ ~	1
第 二 章	人 伦	~ ~ ~ ~ ~	13
第 三 章	春 光	~ ~ ~ ~ ~	25
第 四 章	阴 影	~ ~ ~ ~ ~	38
第 五 章	尘 世	~ ~ ~ ~ ~	50
第 六 章	噩 梦	~ ~ ~ ~ ~	65
第 七 章	讼 事	~ ~ ~ ~ ~	77
第 八 章	闲 情	~ ~ ~ ~ ~	89
第 九 章	血 性	~ ~ ~ ~ ~	102
第 十 章	古 风	~ ~ ~ ~ ~	111
第 十 一 章	暮 色	~ ~ ~ ~ ~	123
第 十 二 章	枣 茶	~ ~ ~ ~ ~	134
第 十 三 章	旅 怀	~ ~ ~ ~ ~	146
第 十 四 章	蝉 声	~ ~ ~ ~ ~	158
第 十 五 章	心 髓	~ ~ ~ ~ ~	168
第 十 六 章	杀 气	~ ~ ~ ~ ~	179
第 十 七 章	家 故	~ ~ ~ ~ ~	190
第 十 八 章	国 步	~ ~ ~ ~ ~	201
第 十 九 章	清 趣	~ ~ ~ ~ ~	211

[illegible]

第一章

天 机

红菱

一望无际的河北大平原，空旷寂寞，举目看去，到处是一派灰黄。此时正是冬初时节，冬小麦种下不久，大多麦苗还没有长出地表，有的即使破土萌生，稚嫩细弱的幼苗也还刚刚钻出地表，翠绿淹没在土地的灰褐中，田野缺乏盎然的生机。平坦的土地赤裸地面向天空，展示着浑厚与荒凉。大地和时间一样，严峻而坦然，仿佛永无止境。远方，天地相连之处朦胧中隐约着一抹苍黄。看不清是远树还是村落。渐渐走近了，看清前面是一个村庄，村庄就横在大路旁。在路边或者村头，偶尔可以看见杨树、榆树或者槐树，一棵棵树因为被寒风剥光了叶子，都枯黑着，显得瘦骨嶙峋。枝杈有如苍鹰的利爪，顽强地抓破天空，给村庄平添了几分萧索。

萧索的村庄星罗棋布在大平原上，古老的土路联结着村庄和村庄。

一红一白两匹快马，在大路上驰骋。跑在前面的白马沿着沙土路突奔，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动作。当它四脚缩成一团时，前后蹄子几乎碰在一起；马腿旋即伸开，舒展而又快捷，整个身体都随着冲向前去。在清脆的马蹄声后，留下滚滚灰尘，灰尘浓密，宛如层层波浪，向空中蔓延升腾。

红马紧紧地跟在白马身后，矫健的身影闪现于不断升起的烟尘

之中。

太阳懒散地在铅灰的天空上行走，显得疲惫无力，阳光吝啬而苍白。

跑在前面的人把上身伏在马脖子上，马身热汗淋漓，散发着呛人的臊味。骑手不断甩着皮鞭，使劲儿抽打马臀，迫使白马拼命飞跑。马上人眯起双眼，看着远方，天际在马背上颠簸。他看得清楚，前方的村庄越来越稀少，他知道再加紧跑上一个时辰，就要到达大土台了，他的心不由紧张起来。

时间已过正午，远方的村庄，隐没在沉静之中。一些吃饱 and 没吃饱的老人们，穿着破旧的棉袄或者破旧的夹袄，蹲在村头的墙根晒太阳，偶尔有人说几句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闲话，借以消磨枯燥与无聊。当他们眯着眼看见土路上奔跑的快马，知道是土台岳家的马，知道又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。

于是，精明的老人和痴呆的老人又有了新的话题。

“看，大土台的马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那马跑得挺快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好像有什么急事。”

“哦。”

而后，村头又恢复了沉寂。

一马当先的是土台岳府的小管家张福堂，后面紧跟的是他的随从王六儿。他们清早从京城出发，一直奔向东南，此时已经跑得人困马乏。眼看就要到达岳府了，张福堂的心越来越紧张。

据说一百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那里叫做枣花庄，不知何年何月，忽然发生了那件令世人惊骇的奇迹，于是那里便成了大土台。

岳家发迹于大土台之上，人们都称之为土台岳家。土台岳家声名显赫，大平原上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那是岳家第一代主人岳振中时代的事，后来通过岳云龙不断扩展，岳家威震四方，人们仍然叫它大土台。

大土台越来越近，马上的张福堂，早已颠簸得腰酸背疼，他那紧紧攥着皮鞭的右手已经潮湿，头上也不断滚下热汗珠子，淋漓的汗水，混合着暴土满面流淌。汗水钻进眼角，他扬起握着马鞭的手，用冰凉的手背去抹眼窝。他的鼻孔让灰尘堵满，只好用嘴大口地呼吸。此刻，他觉得嗓子生疼，胸口胀闷。

已经看到岳府高大的院墙了。

岳府高大的宅院，威武地坐落在平整的土台上。老人们说：土台下面，原来是一片没人耕种的荒地，说不清哪年哪月，有一天，太阳一落就刮起了大风，大风吼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，风清日朗，村人惊异地看到村头的荒地上平空生出一个高大的土堆。从天而降的大土堆让村人大为震惊，人们诚惶诚恐地走近土堆，小心翼翼地抓起土来看，确是实实在在的泥土。惊奇之余，人们不知道，这个大土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还是从地上生出来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是天神的意志。于是人们都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，虔诚地顶礼膜拜。说也奇怪，土堆的泥土虽然和大地的土一模一样——庄稼人最熟悉的就是泥土——却是寸草不生。不仅如此，据说，很早的时候，这土台确有神灵。早先村人有办红白喜事儿的，晚上烧香求借，第二天早上就会有红木的桌子、板凳，青花的盘子、碗摆在土堆旁。那时的人们都忠厚老诚，谁家用过那些东西都如数归还，一件也不会少。渐渐地世风浇薄，人们变得奸猾起来。求神借了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，多借少还，或者干脆不还。于是，得罪了神灵，一夜暴雨之后，再借什么也就不灵了。日久天长，人们便把它看成平常的大土堆，失去了对它的崇敬。因为大土堆是在公共空地上，于是就有人想占有土堆，在上面盖房。但是，想归想，却没有人敢干。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件事，打消了所有觊觎者的美梦。那年春天，从外省来了一家逃难者，在大土堆上搭了个破败不堪的窝棚，白天出去要饭，晚上借以遮风蔽雨。没想到不出五天，一家四口都病死在窝棚里。从此，再也没有人敢动在大土堆上建宅的念头了。

同治元年，岳云龙的父亲岳振中三十七岁。年富力强的财主突发奇想，拿了二十两银子，交到村上，说是要买下这块宝地。然后，从外村雇了四十个精壮劳力对大土堆进行修整。经过一个月的铲平、夯实，

大土堆变成了一个方方正正、平平整整的大平台。平台高六尺，长二十丈，宽十六丈，占地五亩三分三。随后，岳振中就大量购进砖瓦石料、栋梁木材，他要在大土堆上破土动工，大兴土木了。村人对岳振中的举动大为震惊，同时也为他捏着一把汗。怕他此举冒犯神明，而导致家破人亡。村里的老人一致认为岳振中多此一举，因为当年岳振中已是有了三十顷良田的财主，这在县里也是首富。

然而，与人们的预料大相径庭，岳家在土堆上建起高大雄伟的宅院之后，不但没有引来横祸，相反，给岳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于是人们悟出了天地间的第一道理：人的富贵贫贱、吉凶祸福都是由天而定。贫贱之人落到福地，就活活烧死完事；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，即使落到祸地，也会一福压百祸，也会转危为安，发福生财。为了证实这一道理，有人说三更半夜曾经看到岳府大门有小红灯笼出出进进，说这是保佑岳家的狐仙——每一位狐仙的尾巴上都带着一个小红灯笼——在夜深人静时往岳府聚财。搬到大土台之后的十四年内，岳振中已经是一位拥有二百顷良田，县城有大片房屋的真正大富豪。

光绪六年，岳振中身患重病，百般诊治，不见好转。岳云龙日夜守护在父亲榻前。腊月二十那天，岳振中病情转重，岳云龙不敢离开病房半步。父亲临终时，正是黄昏时刻，烛光闪闪，烛泪盈盈。岳云龙长跪在病榻前，恭敬地聆听父亲遗言，岳振中无力地说：

“我就要走了。我对你只有三个要求。”他停顿一下，接着说道：

“一是不要忘本，我家是靠土台发达起来的，死也不要离开这个宝地。”岳云龙含泪点头。

岳振中又停顿一下，积攒一些力气，接着说道：“二是我家的财产，要是没有大的灾难，几十辈子也花不完，我不求你发家，只求你守业。”岳云龙回答说：

“孩儿记下了。”

老人喘息一阵，声音微弱地说：

“我一生没有憾事，只是一件，临死没有看见孙子。你要记住这第三件事，日后有了男孩子，让他好好读书，凭着真才实学，求个功名，以慰我于九泉之下！”

岳云龙含泪一一应诺，岳振中忽然睁大眼睛，猛地吐出一口气，发出打鼾一样响亮的声音，然后闭上眼睛，溘然长逝，享年五十六岁。

向来以孝顺闻名的岳云龙悲痛欲绝，顿足捶胸，号啕大哭。

岳云龙着人请来道士、和尚、尼姑、喇嘛，为先父超度七七四十九天，而后举行了葬礼，据老人们说，这次大出殡在大平原上空前隆重，古所未有。

二十三岁的岳云龙，上无兄，下无弟，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财产，成为一家之主。他谨遵父命，扎根大土台。但是，岳云龙不甘心守业，他要大展宏图。光绪九年春，岳云龙再次大兴土木，他组织一百名精壮的长工和二百名短工从荒壕取土垫基，扩大土台，将原来三进的院落扩展为七进。于正东面营建一个大院，由饱学之士孙梦禅教授公子岳光明读书，这个院子就叫书房院。书房院内还住着大管家、小管家、谋士、记账先生、采买、帮闲诸色人等。同时在正宅和书房院的后面盖起一个大院落，这里建有举架较矮、跨度较小的房子八十八间，院里住了轿夫、车夫、马夫、长工一百八十人，护院的四十人，还养了无数牛驴骡马，岳家人叫那大院为牛院。自此，岳家的正宅、书房院和牛院三个大院连成一片，四周建起了高墙，整个大土台宛如一个小小的城堡。

岳云龙生得骨架高大、体态魁伟。他在肚子里有一句话，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那句话就是：“就凭我这副骨架！”就是凭着这句话，岳云龙勇于进取，不甘平庸，在父亲创建的基础上，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先人的事业。他没有遵循先考遗训，谨慎守业，与之相反，他以大土台为指挥部，以父亲的基业为发展的资本，纵横捭阖，施展才能。岳云龙的气魄大，眼光开阔，敛财的手段比其父要高明。父亲死去五年之后，他把手伸向了河南省。每当黄河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他不辞辛苦，带着人跑到河南买地。受水灾的农民，逃命要紧，一亩地给一两银子就卖。手里有了二两银子，便挑着挑儿离家逃难。岳云龙以最低的价钱买进大量土地。等到洪水下去的第二年，土地便以二十倍、三十倍的价钱出售，卖给当地的富户和逃难回乡的农民（他们有的借钱买上一点土地，更多的则租别人的地种）。再一次发水时，岳云龙又派人去买地，待大水退了，再以高价卖出去。就这样，在河南几次水灾中，岳云龙兼

并了大量的土地。最后，看准时机，在地价最高的年头，将河南的土地全部卖出，再回河北买地。他费尽心机，拼搏半生，于宣统元年，五十二岁那年，大土台的岳家府第威严的大门上挂上了双千顷的金牌。

有少数人猜测，岳云龙土地总数不超过一千五百顷。双千顷的牌子名不副实。但是，更多的人相信这块金牌，因为那是同光知府亲自给挂上的。

这块金牌显示着非凡的实力。一顷地合一百亩，在大平原，有几十顷地就是了不得的大财主。占有上百顷地的，相连的几个县也难得出现一户，而且要经过几辈人惨淡经营。门上挂了千顷牌，大平原上几十个县治，百十年也难出现一家，更何况是双千顷？

张福堂从京城出来，一路风尘，冲州撞府，终于回到了岳府。

岳府青灰色的院墙高大厚重，一律磨砖对缝。宅门偏东，油黑大门，兽头衔环，傲然威武，其气势绝不亚于州府衙门。大门两侧，一边一个青石精雕的拴马桩，轩昂壮丽。

在岳府大门前，张福堂滚鞍下马，白马鼻孔喷着粗气，引颈嘶鸣。随从的红马随后到来，王六儿也急忙跳下了马。张福堂并不言语，把手中的缰绳交给王六儿，自己从角门进入府中。

岳府的正宅是七进的宅院，宅院深深，华屋连苑。

前院厢房由门房、听差、小管家等男仆居住。前院正中，汉白玉台阶之上是装饰华丽的二门，进了高大的二门，院落宽广，屋宇高宏，雕梁画栋，十分气派。正中是七间厅堂，三明四暗。三间正厅又叫大堂，是岳云龙处理事务的场所。东边通着岳云龙的休息室，室内设一紫檀镶玉罗汉床。西边为典籍厅，屋门总是锁着，里面的几个柜子装满岳家房地产文书。东厢房是岳云龙的书房，也是七间，五间用做书房，两间为密室。岳云龙很少读书，书房却是断不可少的，而且藏书丰富，不但在紫檀木书架上堆满了经史子集，还摆了好多文玩古董。墙上挂满了宋元明清的名人字画，有真迹，也有赝品；今人的字画，多是一些帮闲文人赞扬岳云龙的诗章。西厢房南面五间是通开的，作为宴会大厅，每年腊月初八为岳云龙诞辰，照例要举行盛大的寿宴，远近闻名的乡绅、名儒、社会贤达纷纷前来。历任县太爷没有不屈尊前来为岳云龙祝寿

的。两边厢房由鹿顶耳房，连着抄手游廊，通向三院。

三院左右各有七间厢房，院内铺着石子甬路。前院正房，也是七间，正中的三间是大客厅，左面是两个单独开门的小客厅，右面是岳云龙的休息室。岳云龙好客，有时来访的客人多了，后来者就要在小客厅等候主人的接见。西厢房一溜七间全是客房，各自开门。供临时来客居住。东厢房七间，自南往北分别为两间小餐厅和独自开门的五间客房。

岳家的中院，正房巍峨肃穆。正中三间为佛堂，供奉西方三圣白檀木雕坐像。中间是阿弥陀佛，左面是观音菩萨，右面是大势至菩萨，佛像全都贴金。幡旗幄幕，宛如寺庙。佛像前摆着一张黄花梨平头大香案，上置景泰蓝的香炉、烛台，时新水果常年不断。左右各两间单独开门，东面供奉财神，西面供着祖宗。岳云龙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，只知道爷爷的名字叫岳进财，只好在供桌上摆了紫檀雕花神龛，供奉象牙牌位，祖宗的牌位上刻着楷书“供奉岳氏门中三代宗亲之位”。后面墙壁上挂着父亲岳振中和母亲岳毛氏的大幅画像。

画像两边是一副黑漆描金对联：

长发其祥无非祖功宗德
永锡尔类自是子孝孙贤

上面横批是：

克昌厥后

中院东厢房，一溜七间大房，中间开门。三明四暗，装修富丽，铺陈华贵，专为岳家女儿岳彩华回娘家居住的，平日就锁在那里。西厢房有五间客房，也是各自开门。另外两间一间住着打扫佛堂的丫鬟，一间为置放香烟蜡烛的仓库。

通过垂花门，可以通到后面的那个院落，这算内院。正房为岳云龙和原配夫人马香云的寝室。现在实际上只是夫人自己的卧房，岳云龙终年不到她的房里来。

岳夫人的正室，铺设富丽堂皇。堂屋正中一个赤金青地大匾，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是：“金镜呈祥”。原来在东西两方的碧纱罩前，各立着一面高一丈二尺、宽七尺二寸的大玻璃镜。这两面大镜制式毫无二致，全是紫檀木落地镜架，通体镶嵌着五彩生辉的螺钿，凡是蝙蝠、蝴蝶、牡丹、莲花都制作得活灵活现。

西厢房为丫鬟等女仆的住房。

通过抄手游廊，再到一个幽静的院落，是岳云龙和二太太谭金英居住的地方，二人占据着七间正房。西厢房有两间是儿子岳光明的住室，两间是他的书房。另外三间是仓库。东厢房一溜七间也是仓库，都是单独开门。二太太大权在握，却绝对不相信任何一个人，岳家九个仓库都归二太太谭金英亲自掌管。她的腰间挂着一大串钥匙，无论是银票大洋、金银财宝、珍珠翡翠、绫罗绸缎、瓷器玉器、文房四宝、人参鹿茸、钟表画扇都要经过她的手才能出去。她每天从这个库门出来，又从那个库门进去，年深日久，她不但不感到厌烦，反而从中体验到无比的乐趣。

正宅最后一个院子，虽然不是花园却广植花木，几栋房子却没有入住。院子显得幽深而神秘，谁也不知道这院子里的秘密，有人猜测是岳家供奉保家仙的地方。只有在夜深人静时，岳云龙才提着灯笼到这个院子里来。在树阴掩映中，有一间屋子的窗户里跳动着幽幽的烛光。

当日小管家张福堂从京城飞马回到岳府，让人禀报进去，老爷传下话来，着他到二院密室接见。

张福堂跪在地上，孩子一样嚎啕大哭，岳云龙和藹地问：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张福堂止住哭声止不住抽泣。

岳云龙又问了一句：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张福堂战战兢兢地说：

“小的……小的的辫子被剪掉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岳云龙大惊失色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脑后又黑又粗的辫子，同时瞪着眼睛看张福堂。当他看到张福堂脑后，齐着耳根披散的头

发，感到无比的丑陋，禁不住失声叫道：

“反了，简直是反了！”

岳云龙五十三岁，骨架雄伟，头颅硕大，看到他令人想到山中的老虎。他虽然身体肥胖魁伟，却胖得匀称。头颅滚圆，额头锃亮，一张白净的大脸，两颊肌肉丰满，厚实的腮肉连着下巴，威武而雄猛；他那圆肥的鼻头，端正而略显方形的嘴，看上去忠厚而又善良；一双浓眉，眼睛的形状很好看，当他微笑的时候，两眼弯弯的，如同笑眯眯的弥勒佛，慈祥而又善良。但是，岳云龙却是个不苟言笑的人，不管什么人，一旦接触到他的目光，一定会感到他的目光里充满自信，坚定而又凌厉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张福堂怕老爷怪罪，为了应付盘问，一路上准备了一肚子话要向老爷哭述。没想到老爷没有责备他，也没有过多地在辫子上纠缠，却忽然把话题一转，问道：

“《朝报》都弄到了吗？”

“回老爷，都弄到了。”说完，张福堂松了一口气，从怀里取出一个巴掌宽、一尺长的《朝报》，双手呈上，岳云龙接过来，一篇篇翻看：

△重庆叛乱，端方殉国 十月辛丑日，湖北入川叛军于资州起事，督办川汉铁路大臣、署四川总督端方壮烈殉国。先是，丙申日，重庆张培爵叛，成立军政府，自立为都督。内江等地相继独立。

△奉天叛乱 庚子日，奉天新军起事，举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。

△外蒙古独立 十月乙巳日，外蒙古叛变，拥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，叛军驱逐大清库伦办事大臣三多。

△南京失守 十月丙午日，江浙叛军占领南京，将军铁良、总督张人俊逃往上海，江防统领张勋退保徐州。

当岳云龙看到“摄政王退位”，一颗心早已凉透，深知清室大势已去，不可挽回，禁不住痛哭流涕，失声道：

“完了，完了！”

自从八月十九武昌起义以来，湖南、陕西、江西、山西、云南、上海、贵州、浙江、广西、安徽、福建、广东等地相继独立，大清江山

失去大半，今日又看到四川、南京、关东失控，摄政王退位，眼见朝廷失去中流砥柱，皇上自然朝不保夕，岳云龙为之痛彻骨髓，他神色黯然地问：

“京城形势怎样？”

“回老爷：现下京城大乱。”

“怎么个乱法？”

“回老爷：京城上下都在议论共和。”

“什么叫共和？”

“回老爷：共和就是不要皇上……”

“混账！没有皇上还成什么天下？”

“是老爷！没有皇上不成天下！”张福堂脸上流下了汗水。

岳云龙沉思半晌，气急败坏地问：

“这满朝文武都跑到哪儿去了？”

沉默，可怕的沉默。岳云龙又问：

“庆王爷，庆王爷呢？”

“庆王府装载了三百六十辆大车金银财宝，运出京城，庆王爷带领眷属向热河进发……”

“内阁大臣袁世凯呢？”

“京城里传说袁世凯降了革命军！”

“袁世凯他……”

“他逼着太后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逼着太后让皇上退位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隆裕太后不吃不喝，抱着小皇上哭了七天七夜，对总理大臣袁世凯说：只要保全我母子二人性命，其余大事皆由你斟酌办理。”

岳云龙暴跳如雷：

“不行！不行！”

“没有皇上不行！”他几乎是吼了起来，震得窗纸嗡嗡直响。

张福堂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

好像突然阴天了一样，人们的脸上顿时失去了光彩。

此时，只有一个人面不改色。这人就是岳云龙的谋士，人称赛伯温的苏凤桐。

永远是笑模样的苏凤桐，面带笑容缓缓地说道：

“大清天数已尽，此乃天意，不可挽回！”

在岳云龙看来，苏凤桐的笑脸有点面目可憎。那稀疏的眉毛，细细的小眼睛和尖尖的下巴，简直是一副奸臣相！他在心里骂着，脸上自然带出不悦来，他眉头微皱，上唇的浓密黑胡子也跟着皱了上来。

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苏凤桐，好像没有觉察到岳云龙的不满，继续侃侃而谈：“大清历朝兴衰，都明确地从年号上显示出来，只是常人无知，视而不见。只要潜心精思，即可悟出天机。”苏凤桐故意停顿一下，看了一眼岳云龙。

岳云龙大惑不解：

“年号……天机？”

“每代天子的年号里都暗藏着天机！”苏凤桐肯定地说。

“你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咱们从话说起：大清世祖七岁，在多尔袞辅佐下长驱进关，于北京告祭天地宗社，即皇帝位，入主中原。‘号曰大清，定鼎燕京，纪元顺治’，顺治者，大明天下亿万顺民，归大清统治，一顺百顺也。圣祖在位六十一年，年号康熙，安乐治民为康，光明兴盛曰熙，康熙大帝，千古一人也。高宗在位六十年，年号为乾隆，丰功伟绩为隆，帝王教化为乾。《易经》曰：乾为天，隆者，龙也！上天之龙，能不兴旺吗？嘉道以降，国势日衰。直到穆宗，年号为同治，同治同治，共同治理，是隐含着东、西太后一同垂帘，若行天意，两太后共同治理天下，大清不会有今天之危运！败坏大清王朝者西太后也，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，指望光绪帝，纲纪重光，传承有绪，故鬼使神差，号曰光绪，可惜清朝气数衰弱，无力回天。光绪之后，就是三岁登极的小皇帝，宣统爷叫什么不好，偏叫宣统，这就泄露了天机：宣统宣统，宣布位归总统！”

岳云龙听了，大为震惊，低头沉默，半晌无语。

苏凤桐摇摇头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抑郁地说：

“而今乱党横行，虽然气焰嚣张，但却成不了气候，总统出世，但不会长久！我赤县神州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，就有三皇五帝！经久不衰延续五千年，中国没有一天没有皇上。虽然大清家天数当绝，中国还会出现真龙天子，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。”

“对！老桐这话我爱听！”

岳云龙终于说了一句话。

苏凤桐的瘦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。